

# 論《說文》中詞義的系統性

黎千駒

郴州師專中文系

本文所要討論的《說文》中詞義的系統性，是指《說文》以某一意義為核心，通過對一系列相關字的說解而構建起來的詞義系統。這個詞義系統實際上就是先秦「六藝群書」中的詞義系統。下面我們將從《說文》的說解體例入手來闡述這一觀點。

一般以為，《說文》說解的體例是先釋義，後析形，次及聲音，它主要是通過漢字形體結構分析來說明造字的本義。其實這只是《說文》說解體例的一個方面。這種體例是一看便知的，因此我們姑且稱之為「顯性」的說解體例。《說文》中還有一種說解體例，這就是以某一意義為核心，通過對一系列相關字的說解來建構（或者貯存）先秦「六群藝書」的詞義系統。這種體例必須通過對全書的說解作綜合分析才能發現，因此我們姑且稱之為「隱性」的說解體例。這兩種說解體例都是由許慎編撰《說文》的目的所決定的。

許慎編撰《說文》的目的，是為學習經藝服務的。學習經藝則必須先明文字，故許慎以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sup>1</sup> 然而當時有不少儒生，他們一方面對漢時所發現的古文大加非議，另一方面則是妄解經義：「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俗儒鄙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sup>2</sup> 因此作者「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大小，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sup>3</sup> 為達此目的，在說解體例方面，一方面作者通過對漢字形體結構分析來說明造字的本義，以便糾正「俗儒鄙夫」對文字的荒謬說解，從而正確地理解經藝，於是便形成了《說文》中「顯性」的說解體例；另一方面，經藝中涉及到了先秦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這一切內容都必須通過

---

1 許慎：《說文字解·敘》。

2 同上注。

3 同上注。

詞語來表達。為了準確地探求經藝中的詞義，於是許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sup>4</sup> 由此可見，《說文》所訓釋的詞義，是「六藝群書」中的意義。既然如此，許慎對詞義的訓釋就必須與「六藝群書之詁」相吻合，而六藝群書中的詞義是具有系統性的，因此《說文》中的詞義也必然應具有系統性。於是許慎便以某一意義為核心，通過對一系列相關字的說解來構建（或者貯存）六藝群書中的詞義系統。這樣就形成了《說文》中「隱性」的說解體例。為了進一步地證明這一觀點，下面我們不妨以《說文》中對數目字、地支字等所作的訓釋為材料，來具體分析《說文》中「隱性」的說解體例，並由此闡述《說文》中詞義的系統性。

請看《說文》對數目字的說解（下引《說文》皆依大徐本）：

「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按，「太始」又稱「太極」、「太初」、「太一」。何謂「太始」？《列子·天瑞》：「太初者，氣之始也。」這是說「太初」（即太始、太極）是物質意義上的氣體，是天地未分之前的一種雲氣。何謂「道」？「道」是先天地而生的一種混成物，《老子·上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為其麼說「道立於一」？這是說「道」從「一」開始分化。這個「一」是一個混沌的整體，分化成天地，再由天地化成萬物。這便是《周易·繫辭上》中所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下篇》中亦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抱陰而負陽，沖氣以為和。」由此可見，許慎對「一」字所作的說解，是與「六藝群書之詁」相吻合的。

「二，地之數也。从偶一。」何謂「地之數」？這本之於《周易·繫辭上》：「天一地二。」古人認為奇數為陽，偶數為陰；天為陽，地為陰，配以數字，則為「天一地二」，因此許慎說「二」為「地之數」。

「三，數名。天地人之道也。於文一耦二為三。成數也。」（此依段注本）何謂「數名」？段玉裁注：「陳煥曰：數者，易數也。三兼陰陽之數言。『一』下曰『道立於一』，『二』下曰『地之數』，『三』下曰『三者天地人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釋三之義。」何謂「成數」？段玉裁注：「三畫而三才之道在焉，故謂之成數。」按，「三才之道」即「天地人之道」。

「四，陰數也。」偶數為陰，故「四」為陰數。

「五，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先民認為，元氣初分，輕清陽為

4 許慎：《上〈說文解字〉表》。

天，重濁陰為地。「二」指天地，「乂」指陰陽在天地之間交叉。

「六，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按，《說文》在「三」下已言「數名」，即「易數」，為何在「六」下又言「易之數」呢？我們從《周易·繫辭上》中已知道，太極生兩儀（即陰陽），兩儀生四象（即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四象生八卦。也就是說，當陰爻與陽爻重疊三條成為一個符號時，就可以排列組合成八個卦形了。因此「三」為「易數」。然後將八卦重複，每卦六爻，就可以得到六十四卦，因此「六」也為「易數」。何謂「陰變於六，正於八」？段玉裁注：「此謂六為陰之變，八為陰之正也。」

「七，陽之正也。」這是說數到「七」時，陽走向純正。「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按，《說文》在「六」下已包含「八」的哲學含義。「九，陽之變也。」奇數為陽，而「九」是最大的奇數，此時陽該由盛而衰了，因此說「九」為「陽之變」。「十，數之具也。」這是說數至於十則完備了。

許慎對十二地支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解釋，除了分析字形結構之外，主要是用陰陽學說來說明在不同的時令陰陽二氣消長與萬物的關係，以為陽盛則萬物生長，陰盛則萬物凋零。

對以上數目字、地支字，許慎不是從字形本身來說解其本義，而是用哲學上的陰陽學說來闡釋其含義。《說文》中對其他一些字（例如「陰」、「婚」、「威」、「制」、「變」、「性」、「情」等等）的說解也帶上了陰陽學說。應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現代研究《說文》的學者基本上是對此持否定態度，他們在談及《說文》的缺點時，往往以此來作為佐證材料，認為這是在宣揚陰陽學說而應予以批判。其實，如果我們從《說文》「隱性」的說解體例來看，就會發現這種說解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說文》中的上述說解具有三個特點：一是散見於不同部首之字中，需要經過認真地歸納整理才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二是都可以在六藝群書中找到可資佐證的語言材料，即詞義說解與「六藝群書之詁」相吻合；三是以某一意義為核心而形成一個詞義系統，並且這個詞義系統與六藝群書中的詞義系統是一致的，換句話說，《說文》中的詞義系統是對六藝群書中的詞義及其詞義系統的精確概括。例如上文所分析的由「陰陽」為核心而形成的這一詞義系統，就準確地概括了六藝群書中相關的詞義，而六藝群書中這些相關的詞義是當時社會思想觀念的反映，它們聚合在一起，便構成了一種思想體系，即一種哲學意義上的體系——陰陽學說。因此，《說文》中的與此相關的這一詞義系統也就自然構成了一種哲學意義上的體系。也只有如此，許慎才能實現其編撰本書的目的——為學習經藝服務。於是，由《說文》中這一詞義系統去理解六藝群書中相關的詞語，便可迎刃而解了。